



著作：印度佛教史

第二节 龙树的后继者

提婆传略

在龙树的弟子中，提婆（圣天，西元一七〇至二七〇间之人）是最杰出的一位。根据《提婆菩萨传》（《大正藏》五〇一八六页下）的记载，他出身於南印的婆罗门家，但他智慧拔群，当时有一用黄金铸造身长二丈的大自在天像，神灵异常，但不许人见，人有见者亦不敢正视，提婆却非要一见不可，见到金像对他摇动两眼而怒目视之，提婆即沿梯而上，凿出左眼，后来他自己也挖一左眼，施自在天，因他只剩下一只右眼，所以时人又称他为迦那提婆（）。由於此一因缘，他便舍外道入佛教，从龙树菩萨出家受法，周游扬化。

如同龙树一样，提婆也感化了一位本来信奉外道的国王，又以辩论的方式，摧破了外道，三月之间，度百馀万人。有一外道的弟子，因其师遭提婆论破，怀忿在心，誓言：「汝以口胜伏我，我当以刀胜伏汝；汝以空刀困我，我以实刀困汝。」於是，有一天，提婆菩萨正在闲林经行，这个外道弟子便捉刀而至，并说：「汝以口破我师，何如我以刀破汝腹！」

伟大的提婆菩萨，虽已腹破而五脏落地，但仍哀悯此一凶手的愚痴，告诉他说：「吾有三衣钵盂，在吾住处，汝可取之，急上山去，勿就平道。我诸弟子未得法忍者，必当捉汝，或当相得送汝於官。」

当弟子们赶到现场，有些未得法忍的人，便大哭大叫，狂突奔走，要追截凶手。提婆菩萨反而藉此机缘向弟子们开示：「诸法之实，实无受者，亦无受害者，谁亲谁怨，谁贼谁害？汝为痴毒所欺，妄生着见而大号，种不善业。彼人所害，害诸业报，非害我也。汝等思之，慎无以狂追狂，以哀悲哀也。」告诫完毕，他便放身蝉蜕而去。

所谓菩萨的心行，必当如此，才算真菩萨；学佛观空，必当如此，才算真受用；殉道者的精神，必当如此，才算真佛子。伟大的提婆菩萨，真是菩萨道的实践者了。

提婆的著述

提婆的传记，另有布顿的《佛教史》，说他是执师子（锡兰）人，受学於龙树，曾在那烂陀教化摩里制吒，作有许多的论书。在多罗那他的《印度佛教史》中，则说提婆在晚年时，自那烂陀去到南印度，於香至国（今之）附近的兰伽那达（），付法给罗睺罗拔陀罗，遂示

寂。

因此，有关提婆菩萨的确实传记，至今尚不完全明了。他的著述，在《日本 大正新修藏》中，收有六部；《西藏大藏经》中，收有九部，被认为主要而确系出於提婆之手的，则有如下的三部：

（一）《四百论》。西藏全译，梵文现存有断片。玄奘汉译的《大乘广百论本》，相当於《四百论》后半的二百偈。

（二）《百论》（二卷）。罗什译。

（三）《百字论》（一卷）。菩提流支译。西藏亦有译本。

这些论书，是采用龙树《中论颂》的论法，以破斥外道及小乘的教义为立场。后来的人，则继承此一方针，而形成中观派。

罗睺罗跋陀罗

龙树之师，叫作罗罗跋陀罗，在《大智度论》卷一八，引用的〈叹般若偈〉，证明系此人所作。提婆的弟子，也名罗睺罗跋陀罗，究系同名异时的两人，抑系一人而被误传为两个，尚未完全明了。不过，罗睺罗跋陀罗尚作有《法华经赞》，以及《中论》初品之释。能为《中论》作释，似为龙树以后的人了，老师为弟子的著述作释的，毕竟是不寻常的。近人推定他是西元二至三百年间的人。

罗睺罗跋陀罗以后，有婆薮、青目。青目（照字义，应译为黄目）作有《中论释》，罗什所译的《中论》，实即是青目菩萨的释论；他大概是罗什来华以前的人了，至少也是西元三、四百年间的人。婆薮著有提婆的《百论本颂释》。次有坚意，年代不详，他作的《入大乘论》二卷，为我国北凉道泰等译出，那么，他大约是青目同时代的人罢？

中观派

龙树的性空学，自提婆以后，曾一度衰微，到世亲时（西元三二〇—四〇〇年），有龙友（）的弟子僧护（），起而弘扬龙树之学，然以其未见龙树的大论，仅以《中论》及《百论颂》为弘通，故未见决意。然到中印从僧护受学的，有佛护、清辨、解脱军三人。三人中，以佛护、清辨二人较着。龙树时代以来，并未成立何种学派，到清辨时，由於世亲的弟子安慧作《中论释》，以所谓佛的隐密意解释唯识学（以为龙树的一切皆空论，乃佛的密意说，所以只说到三无性，唯识学则同时立三自性），清辨以其有违龙树的本义，所以起而反击，自此而后空有之争端。同时，清辨与佛护的见解，也不相投。他们同样站在论破异执的性

空学的立场，佛护的论议法是从对方立论之中，找出其矛盾性，由各方面指责对方自相矛盾而证明其不能成立，破邪即所以显正，并不进而说出自己的主张是什么，所以此派称为「必过性空派」或「具缘派」（）。清辨的议论法，乃是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论式，进而论破对方的立论，所以称为「自意立宗派」或「依自起派」（）。

我们所说的中观学派，即由佛护、清辨而成立。同时，中观派成立之后，即与密教发生了关系，例如弘化於南印的佛护、清辨，转入密乘，中印的月称、智藏、寂护、静命、莲华戒，无不学密。密教抬头，空有二系的大乘学者，终被融化於时代思潮之中。所以中观派的最初成立，甚至可说是龙树性空学的开始变化。

现列其三大流的系统如下：

佛护及清辨

佛护（西元四七〇—五四〇年）是南印度咀婆罗国（）人，在南印羯陵伽之古都特弗利的伽蓝，弘其所学。他为《中论》作的注疏，西藏现有其译本。据说是依无畏的《中论释》而作，传至月称（西元六〇〇—六五〇年）而大弘其说。月称作有《中论》之注《明句论》，此书为各家《中论》注释之中唯一现存的梵文本，所以极为珍贵；另作有释提婆《四百论》的注，及西藏译出的《入中论》。《入中论颂》，已有近人演培法师的讲记刊行，读者可以参阅。继此系统而出的，有寂天（西元六五〇—七五〇年），作有《入菩提行论》、《集学论》、《集经论》，前二论现有梵、汉、藏三本，第三论在汉译为《大乘宝要义论》。

清辨（西元四九〇—五七〇年），这是一位伟大的论师，常随弟子有比丘千人，於性空学的复兴，厥功甚伟。他是南印摩罗耶罗（）王族出身。学成后回南印，领导五十馀所伽蓝。他虽作论批驳佛护之说，主要的论战对象，乃是无着系的唯识学家。据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。载，其曾赴摩揭陀，要找唯识系的大论师护法，当面辩论而未果。清辨事事依乎因明而与重视因明论法的唯识学者论难，因明学即因此而成了空有两宗共许并攻的显学，论风之盛，极於一时。可惜的是，自清辨以下，论战的对象是教内的问题，而不是对付外道的邪说了。

清辨作有《般若灯论》《大乘掌珍论》、《中观心论颂》、《异部宗精释》；第一种有汉、藏两种译本，第二种仅有汉译，三、四两种仅有藏译。清辨的弟子观音禁，作有《般若灯论》之释。月称依佛护之流而反驳清辨。智光（）与月称同时，又据清辨之说而反对月称。唯识家与中观派论战，中观的两派又互相论战，情势有似小乘部派佛教之末期，论书越多，异执越盛。

月称及诸论师

月称在印度佛教史上，有颇高的地位，当他主持那烂陀寺之际，安慧系的唯识学者月宫

（），特来寺中辩论，一主性空，一主唯识，往复辩难，历七年而月称获胜，因而为性空系的学者所激赏无已。月称下传大明杜鹃、小明杜鹃，至阿底峡（）而入西藏，作《菩提道灯论》，影响西藏的佛教也极深。

又据印顺法师说：「月称以先，虽有佛护、清辨诸家，性空犹和合无诤，彼此亦不自觉其有异。月称独契佛护，直标『此宗不共』之谈，乃有『应成』、『自续』之诤」。（印顺法师《印度之佛教》第十六章第三节二九五页）这是说中观门内之诤是起於月称，而把清辨驳斥佛护之见不算是性空系中的内诤。

在金山正好的《东亚佛教史》第十六章，则说月称出而站在具缘派的立场，驳斥清辨的依自起派。依自起派又分裂为二：

（一）经量中观依自起派：清辨、智藏（）属之，智藏作有《二谛分别颂》、《解深密经弥勒品略疏》。

（二）瑜伽师中观依自起派：寂护（）、莲华戒（）、解脱军（）、师子贤（）、觉吉祥智（）等属之。他们在清辨的依自起派之中加入了瑜伽行的学说，他们的论作中，富有佛教及外道在哲学方面的种种思想，方法很活泼。

寂护为西元七〇〇至七六〇年间人，学於那烂陀寺，后与莲华生同去西藏，著有《真理集要》。

莲华戒，约为西元七三〇至八〇〇年间人，著有《金刚般若经广注》、《菩提心观释》、《广释菩提心论》等。

师子贤，约为西元第八世纪人，作有弥勒造的《现观庄严论》释、《现观庄严明般若波罗蜜多释》等。可是《现观庄严论》为弥勒之论，旧来未闻此说，然於波罗王朝之时，性空者融於真常唯心而大盛，《现观庄严论》乃被视为弥勒五大部之一。西藏盛行真常唯心的密教，《现观庄严论》亦风行於西藏。在此须有说明：为弥勒此论作释的，最早是学於僧护之门的解脱军，解脱军次第传於小解脱军——胜军——调伏军——静命——师子贤及莲华戒而大昌。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（繁体）